

西夏虚字考源^①

□[捷克]施立策 著 聂鸿音 编译

摘要：聂历山的遗著《唐古特语文学》为西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其中描述的西夏虚字有六个可以在亲属语言里找到对应的语义和语法成分。通过与中国西南部以及南亚部分地区藏缅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确定西夏语的这几个虚字分别表示动词的“体”或名词的“格”，来源于古藏缅语甚至古汉藏语，利用现代多种语言可以重建其演化历程。

关键词：西夏语；虚字；藏缅语；词尾；历史比较

作者简介：施立策（Kamil Sedláček 1926—），捷克人，写作本文时为捷克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后来成为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研究方向为藏学和汉藏比较语言学。聂鸿音（1954—），男，北京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语文学和文献。

西夏学是东方学一个年轻的分支，其资料宝库在近几个月前通过聂历山的两卷本《唐古特语文学》得到了充实，这部被期待已久的高水平著作由我的同行、西夏学家卓娅·伊万诺夫娜·戈尔巴乔娃女士（Zoya Ivanovna Gorbačeva）汇编，在列宁格勒科学院关照下出版。这部杰出著作的内容特别丰富，其中包括聂历山本人的主要参考文献，即这位著名西夏学者的著作清单，还有他的《西夏研究小史》以及其他论文，分别题为《论西夏国名》、《十二世纪西夏国的星宿崇拜》、《西夏文字及其典藏》、《关于西夏字典》、《考察西夏语音的第一手资料》、《西夏语音表》、《西夏助词考略》、《词汇语法资料》、《前言》、《西夏字典》、《部首检字表》，后面还补充有本字典使用的语言和方言清单，这些语言和方言曾被聂历山用来考订西夏字在某些地方的语源。

然而这部著作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无疑是上面提到的《西夏字典》，其中收录了大约六千个西夏字，并用汉字给出了汉语（乃至英语或俄语）的翻译和拉丁转写的标音，以及作者足够丰富知识的语法意义和音值构拟。

这部字典最近打开了探索西夏王朝这种死文字的大门，为此前因缺乏西夏语言资料而不得不放弃深入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丰富而漂亮的文献。

本文专注于考求聂历山从语法学角度阐释的几个西夏字的语源，最近，人们已经看出了西夏王朝的党项语这种死语言与印度支那诸语言间的密切亲缘，只是还没有能力涉及大量原始文献。

我们首先对下列西夏虚字进行语源学的考察。

一、西夏虚字“𐵇” *ta

在西夏学的历史上，沙畹首次编辑了居庸关六体刻文^{[1]pLX}，其后他确定了西夏虚字“𐵇”的音值为 ta、tā。两年之后，我们看到毛利瑟在其“语法考”一节中首次提到了这个字的语法功用，即把“𐵇”视同汉语的“者”^{[2]356}。这个字来自聂历山的论文《西夏助词考略》^{[3]141-142}，在夏汉双语字书《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出现了两次，见第 31 叶和第 35 叶右面，对音汉字是“怛”。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残片里，我们发现这个字的旁注藏字是“ཏ”^{[4]36}。聂历山在《唐古特语文学》里最终把西夏字“𐵇”的音值设定为 *ta。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作者骨勒茂才把这个虚字译作汉语的“乃”和“者”，下面是从这本书里引来的例子：

𐵇𐵇𐵇𐵇 *nga ta wo dzo 我乃愚人
𐵇𐵇𐵇𐵇 *šö ya ta zi 七十者稀
𐵇𐵇𐵇𐵇 *o ngo gyi ta 凡君子者^{[3]141-142}

聂历山在他的文章里加了一句话，说 *ta 在各种佛经的汉译本里也大都相当于“者”和“是”。

可以进一步证明助词“𐵇” *ta 与“南语”词尾 tah 的语法作用完全一致^{[5]14}。南语的这个词尾还加在带有动词或形容词意味的词语上，并且有多种不同的写法，例如 tah, htah, hta, tha, sta, stah 等等这些形式。同样，在“戎语”中也有个源自时间词的名词词头 ta^{[6]253}。

在这样的用法中，西夏的“𐵇” *ta 非常接近彝语（阿细方言）的 to^{[7]683}，例如 dzā¹-to³（字面“剪的东西”，即剪刀）里的 to³ 构成了动名词或者叫名物化的动词。在老挝语里，西夏的“𐵇” *ta 音变为相近的代词 thī（送气的舌尖音），译成法语的 qui、que（引导从句的关系代词）。这一点例子仅展现了语法化的遗迹，而绝不意味着“𐵇” *ta 有多种用法。

然而，如果到巴曼语里去寻找这些语义和语法功用的源头，我们就会注意到西夏 *ta 和巴曼 θaň 的一致性。贾德森描述的用法援引如下^{[8]990-991}。

1. 所有者，物主。
2. 指示代词（斯图尔特如是说）^{[9]10}。
3. 名词词缀，标示句子主题。
4. （原形或分词的）动词词尾和连词，巴曼语也用来连接形容词和随后的名词。

据布里奇斯说^{[10]15}，θaň 读若 thī，但据斯图尔特说读若 tɛ，如 k'we kok θaň “狗咬”^{[9]22}。

布里奇斯引用的 thī（即 θi）这个形式近似于贾德森所引巴曼语的 θau。这个 θau 是连接动词和随后名词的动词词尾^{[8]1039}，例如：

ngo θi order θau k'ā le.^{[10]15} 哭泣的孩子（或“正在哭的孩子”）

斯图尔特在描述用法的时候说^{[9]10}，跟在时间词后面的是动词性的虚词，用来构成现在或过去的情况，例如：

eiŋka' laɬe 他从这家来

'k'weka' saɬe 狗吃了它！吃了它的是狗！它被狗吃了！

那个 tɛ（或者 dɛ）应该是 θi 的口语形式，而形容词性的 dɛ（哪个，那个）则是 θan 或者 θaň [θi] 的口语形式^{[11]2}，例如：

di gō lā dɛ lū 来这里的人

汉语的“者” *tia 是在动词完全句中构成语段的虚词^{[12]§2.7}，如果我们把巴曼语的θaň和西夏语的*ta 跟汉语“者”的语法作用放在一起，则有：

古汉语	巴曼语	西夏语
t'ia, ts'ia ^[13] , *tiã ^[12]	θaň, θau	*ta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虚词在汉藏系诸语言里的本来面目应该差不多是*tjan，古汉语的“者”和西夏语的“𦉳”一样都失落了鼻韵尾。对照上述西夏语和汉语的虚词形式，也可以注意到巴曼语因颚化j消失而导致了声母硬化。假如我们只考虑“𦉳” *ta 字在《番汉合时掌中珠》里出现了两次（第 31 叶和第 35 叶右面），其对音汉字都是“怛”，而“怛”在官话方言读作 ta，在广州话读作 tāt、t'āt 和 tān，在古汉语读作 tāt 和 tāt^{[13]279}，那么，西夏语*ta 的尾音脱落就不能轻易看出来。

下面是古汉语虚词“者”和巴曼语θaň的比较：

古汉语	巴曼语	西夏语
者“这个”	θaň “这个”	*ta “这个” [??]

通过比较可以推测，西夏的*ta 在某种情况下使用的是党项语的较古形式，即用作指示代词，读音是*tan > *tā > *ta，尽管这个字用来音译梵语音节 ta：

om sarvatathāgata 唵 萨哩鞞荅塔遏达

西夏虚字“𦉳” *ta 的语法作用近似于藏语的-pa、-ba、-mk'an、-ñan，例如č'u-pa “运水伙”、č'ong-mk'an “商人”，等等。

二、西夏虚字“𦉳” *ngu

在一篇短文里，聂历山根据西夏文佛经残片里的旁注把这个字的读音写作*ngu^{[4]67[3]1.143}。

这个字在《同音》这部字典里属牙音，为第 28 叶右面第 4 栏上数第 13 字。《番汉合时掌中珠》给出的对音汉字是“兀”。毛利瑟在他论文的“语法考”一节里最先考订了这个字的语法功用，即具格词尾^{[2]359-360}，聂历山表示赞同，并在他的著作《唐古特语文学》中进一步列举了这个字的用法^{[3]1.143, II.433}。

让我们比较几个语法功用的例子：

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 *t'a ye yo šö ngu kyu ts'wi wi li 歌叹于佛以为供养

𦉳𦉳𦉳 *či la ngu^{[3]1.143} 右手以

𦉳𦉳𦉳 *ning ngu lu d(h)o 以慈修身^{[2]359}

我们得到的音值来自注音藏文 ngu、bngu、bngi 以及对音汉字“兀” (*ngu，古汉语 nguat^{[13]361})，其鼻音声母使我们想到巴曼语的具格词尾 hñang 和藏语的具格词尾 dang^[14]，他们在语源、意义和语法功能上肯定有关联。西夏的声母 ng-通常对应于汉藏诸语言的双唇、舌尖、舌面和舌根鼻音，例如：

双唇鼻音——𦉳*nge “军”^{[3]1.457}：彝语阿细方言的 myé²，藏语的 dmag，戎语的 mák。

舌尖鼻音——𦉳*ngu “口”^{[3]1.337}：巴曼语的 hñut，阿霍姆语的 nṛ，掸语的 nā，彝语阿细方言的 ni¹。

舌面鼻音——𦉳*ngu “是”^{[3]II.654}：阿霍姆语的 ñāng。

舌根鼻音——𦉳*ngo “银”^{[3]II.654}：巴曼语的 ngwe:，古汉语的 ngiēn，藏语的 dngul，阿霍姆语的 ngün，暹罗语的-ngōn。

尤其是戎语的具格词尾 $nun^{[6]265}$ ，它的鼻音声母和原始形式非常接近西夏语的 $*ngu$ 。这样就可以说，这个一般用汉语译成“以”的西夏语具格词尾也与巴曼语的 $hang$ 和藏语的 $dang$ 同源。

就对音字的音值而言，西夏音节 ngu^{13} 的升调很像藏语音节 ngu^{13} 的音调，但是绝不像另外两个藏语音节 $bngu$ 和 $bngi$ ，也不像汉语北方话的“兀”。藏语的 $bngu$ 和 $bngi$ 分别读作降调 53 和 55，汉语北方话的“兀”也读作降调 51（变作去声）。西夏“𦉳”的语法作用近似于巴曼语和藏语的工具宾格（也可以是主格），也有表示工具的功能。

聂历山提到西夏语还使用另外一个具格词尾，即“𦉳” $*ri^{[3]144-145}$ 。如下例所示，这个字的语法作用近似汉语的“与”：

𦉳彥𦉳𦉳 $*ni\ me\ ri\ li$ 告者与同

𦉳席𦉳𦉳 $*tse\ lu\ ri\ me\ k'u$ 法座与不远^{[3]144-145}

西夏的 $*ri$ 在这里表现的是工具随格（或者工具离格），我们注意到巴曼语的 $hnan$ 和藏语的 $dang$ 也是这样^[14]，例如：

巴曼语具格： $kjwan-nup\ hnan\ lok-lā-θañ$ （他）随我来了

藏语随格： $nga-rang\ dang\ (mñam-du)\ slebs-bjung$ （他）随我来了

巴曼语具格： $im\ hnan\ we$ 离家

藏语离格： $k'ang-pa\ dang\ vng-ba$ 离家

如《番汉合时掌中珠》第 29 叶所示^{[3]11.295}，“𦉳”的对音汉字是“领” $ling$ ，而在西夏文的佛经残片中它却用来音译梵语 $sūladhāriṇi$ 里的音节 $*ri$ ，聂历山本人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里给出的形式是 $ri^{[4]13}$ 。

如果我们打算依据汉字“领”的音值相信“𦉳”字读若 $*li$ ，那么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𦉳”近似于掸语的连词 le “和”，以及泰语的 $lā$ 或 $lǎ$ 、巴曼语的 $lə$ 和 $rwə$ （仅用于并列结构的动词词组）、老挝语的 $lê$ ，这些形式都有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

然而，如果继续考虑藏文记作 ri 的这个读音 ri ，我们就会发现，在细致观察这个西夏字本身之后我们才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们现在更深一步地观察西夏的“𦉳”字，就可以看出字的下部是由两个“人”字组成的（𠂇+𠂇）。这一结构提示我们想到了汉字“并”（现代汉语 $ping$ ，古汉语 $piāng^{[13]229}$ ），这个字形从二人等高并列，意思是“同样水平的、相等的、在一起的、相连的”。如果认为汉字“并”和西夏字“𦉳”的字形结构方式一样，那么鉴于汉语的“并”和西夏语的“𦉳”在意义上非常相近，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𦉳”的读音 $*ri$ 和“并”的读音 $ping$ （古汉语 $piāng$ ）是否相关？

如果我们查找贾德森字典的第 699 页，去寻找一个类似 $*ri$ 或 $piāng$ 的词，那么就会发现在这种语言中也有另外一个具格词尾，即 $p'rang$ [$p'jin$]，意思是“用”（但是绝不用作工具随格）。仅就此而言，西夏的“𦉳”字在词源上与巴曼语的 $p'rang$ 和古汉语的 $piāng$ （并）似乎无关，这个词在西夏语里的读音是： $*p'ring > *ring > *rī$ 。为了支持“𦉳”字词源的理论，下列无可辩驳的事实足以为证。

1. 西夏字和汉字的结构特征一致。

2. 西夏字“𦉳”的对音汉字是“领” $ling$ ，这证实了这个西夏词带有鼻韵尾，关于这个音还可以进一步注意到，在音译梵文词 $sūladhāriṇi$ 的时候，这个对音为 ri 的西夏字带上了梵文最后一个音节 ri 的起首音。

3. 西夏字“𦉳”的声母 r 由藏文注音 ri 、 ri' 证实了。

4. 即使西夏的“𪚩”和汉语的“并”以及巴曼语的 p`rang 在意义和语法上的对应并不十分完美,但从比较的观点看来,这三个词在共有的主要方面还是一致的,可以证实有共同的亲缘关系。

5. 虽然我们考察的这三个具格词尾的声调不同,但这不能被认为是决定性的、使人信服的反证:

	对音	声调
西夏语	ri, ri'	13
	ling(𪚩)	55
汉语	ping(并)	51, 古汉语: 去声
巴曼语	p`rang	/

三、西夏虚字“𪚩” *ki

“𪚩” *ki 在《同音》这部字典中属牙音,见第 25 叶右起第 4 栏上数第 4 个大字,在聂历山的著作中被描述为置于动词之前表示动作完成的虚字^{[3]1163,11.556}。他还提到这个虚字下列相应的译法:

已 i, 古汉语 i < z-^[13], *ziæg^[12]

语义: 完成, 放弃, 除去

语法: 已经——表完成的时间词的体限定词。

虽 sui, 古汉语 s^wi^[13], *siwər^[12]

语法: 虽然, 即使——该字主要引领复合句中的让步从句。

西夏字“𪚩”由两个“𪚩”（皮）组成,“𪚩”又由“𪚩”（人）和“𪚩”（石）组成。

虚字“𪚩” *ki 用法的几个例子:

𪚩𪚩𪚩𪚩 *č`ui lu ki dza 身齿已衰

𪚩𪚩𪚩𪚩 *ta ki mi le 虽不睹佛

𪚩𪚩𪚩𪚩 *ma `i ki to 母虽非儿^{[3]11.556}

从语义和语法的应用观察,西夏字“𪚩” *ki 近似古汉语的完成体限定词“既” kjei^[13], *kiad^[12],指的是说话者本身在过去的情况,而不是说话者心目中某个时间的情况。“既”的意思是“彻底完成的”,其语法功能是:

1. 已经——汉语过去发生的动作的体限定词,以及

2. 既然——在条件从句里用这个词满足条件。

杜百胜举出了下列用法的例子^[12]:

兵刃既接(刀剑既然碰上了)

尧舜既没(尧和舜已经死了)

西夏字“𪚩” *ki 据聂历山给出的读音是“吃”(k`i, 古汉语 k`iət^[13])。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西夏字“𪚩”与汉字“既” ki 的读音,就会发现“𪚩”和“既”的用法在语源、语义和语法上都完全相等,只是二者在用作连词的时候有一点无关紧要的差别。据《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这个西夏字有表示让步的功能,即“虽然”,可是汉语的“既”在复合句的条件从句中则表示已经实现的情况,经常译作“已经”、“既然”^{[12]130}。

西夏的“𪚩” *ki 在语源上还相关于阿霍姆语和掸语里作为过去式和复合过去式词尾的 koi

“完成”^{[15]221[6]214}，以及彝语（阿细方言）的 *keu*³ “结束”，不过利埃塔尔认为这不用作语法词^{[17]36}。

就全部这些表示过去的专门虚词而言，把巴曼语的 *k'ε* 解释为时态词缀也很合适，它用来表示刚发生过的事件^{[8]277}，或者中止改变场所的行为^{[9]39[10]36-37}，例如：

sā: k'ε pri: 我吃了走了

hma k'ε θaŋ （在离开这地方之前）我指令，等等。

四、西夏虚字“𦉳” *to

“𦉳” *to 见《同音》第 13 叶右面右起第 6 栏上数第 3 字，属舌音，读若“多”（to，古汉语 *tā*^[13]）。聂历山跟我们一样把它译作“已”，下面这则例子采自他的《唐古特语文学》^{[3]II-583}：

𦉳𦉳𦉳 𦉳 **šen me wi to* 圣舍作已

就读音而言，句子末尾的（顺便说，所有西夏动词末尾的）西夏字“𦉳” *to 在特征上同源与彝语（阿细方言）的过去式虚词 *do*³ “表示过去的绝对离格”^{[18]650[17]32}，下面是彝语 *do*³ 的用例：

t'o³ go³-la do³, mi¹ vi⁴ vi⁴ dou¹ do³ 他拿起了钱，走开了。

to³ dou¹-le³ do³, geu³ do³ 他起身了，回来了。

西夏的“𦉳” *to 肯定也与“南语”那种死语言的词尾有亲缘关系^{[5]421,415}：

to, do/tor, ɬto, ɬtos, ɬtoho, ɬtohi, ɬtohu, ɬtor, do, ɬdo, ldo, ɬldo^②

这些词加在动词或者其他词后面构成实在的时态，也可以构成名词或者分词。

这里应该提到，在老挝语里也有一个动词 *tô* “存在”，在这里明显只用作“普通动物名称”的定冠词，例如：

tô sū'a khōb kìn thaŋ pen tô kūaŋ 老虎吃鹿^{[7]8}

如果我们到藏语、巴曼语和汉语这些亲属语言里去寻找西夏“𦉳” *to 的同源词，那么作为努力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尽管含糊但至少还是令人满意的痕迹。藏语里有 *do* 这样的形式。

1. 意为“二、一对儿、这一个”（*do-žag* “今日”，*do-gong* “今夕”）
2. 在句尾用作语气词的时候，使句子带上充满说话人主观意愿的祈使语气，例如：

da nga-c'o k'rom-la t'ad-do! 咱们现在出去上街吧！

但是我们不敢相信藏语的 *do* 与西夏语 *to 的亲缘关系更近，而只能假设藏语时间词 *da-drag* 后面的词尾-to（称 *rdzogs-c'ig* 或 *slar-bsdu-ba*）在语义和语法的用法上都指向西夏语的 *to，例如下列藏语动词短语：

bstand-to （他）教 *bskurd-to* （他）发送

las bsgrald-to （他）得救 *bšard-to* （她）称重

bčild-to （他）要出去

几乎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巴曼语从属动词的虚词 *taŋ*^③ 这个词本身是“时间限定词”^{[9]86-87}，例如^④：

sang:-sā:-pran-taŋ 如果我再仔细看看……

但是在和前面的 *prī: [pi]*（即将完毕）连用的时候，巴曼语的 *taŋ* 表达动作发生的次序：

θaŋ-lo prau-prī:-taŋ t'wak-θwā:-θaŋ 他说完就走了。

就语源和语法而言，西夏的 *to^⑤ 非常接近汉语的动词词尾“妥”（*t'o*，古汉语 *t'uā*^[13]），意思是“安全、稳当、同意、完毕、满意、可靠、合格、对当”，这个词暗示着动作行为的结果令人满意，显示的是完成体（特别是后面跟着“了”的时候），例如动词短语“说妥了”、“雇妥了”之类。

西夏的“𐽄” *to 和“𐽅”是同义词，这两个字可以组成义为“完毕”的双音词“𐽄𐽅”，见《同音》第 13 叶右面右起第 6 栏上数第 3 个大字。

据聂历山，“𐽅”字读若“尼+说” ni + ʃuo > jo^{[3]H.401}，但是这个字十分可能读若 *BGO*。这个字属正齿音，见《同音》第 37 叶右起第 1 栏下数第 7 个大字，聂历山给出的字义是 1. “已”，2. “极”，3. “毕”，4. “竟”。

下面的例子展示其在语义和语法方面的用法：

𐽄𐽅𐽄𐽅 *ji wi ʔa *BGO* 设筵已毕

𐽄𐽅𐽄𐽅 *zi ngo ʔu *BGO* 尽皆了毕

𐽄𐽅𐽄𐽅 *ʃeng ma la *BGO* 证圣果已^{⑥[3]H.401}

就语源而言，“𐽅”显然同源於汉语的“已” (i < z-^[13], *ziəg^[12])，意为“已经，完毕”，以及巴曼语的 s'ũh: [s'õŋ] “结束，死，已经，完毕”、藏语的去式限定词 son / song (< 'gro-ba “去”)、还有南语的 son “已行”。

在文章的最后，我打算借此机会衷心感谢俄罗斯科学院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写本部的同行卓娅·伊万诺夫娜·戈尔巴乔娃对我西夏研究的热情支持。

注释：

- ① 编者按：本文编译自施立策的论文 Zur Frage der Etymologie der tangutischen Partikeln *TA, *NGU, *RI, *TO und *BGO, 原载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7 (1962), 153-169, 原文是德文。翻译时尽量改正了原件的印刷错误，并简化了汉语的标音符号。
- ② 如前面所说，彝语阿细方言里有用 to² 构成的名词或动名词^{[18]633}，就像越南语的 dô “物件、工具”那样，例如 do ăn “食物，饮料”。另一个表示原因的越南语虚词 do 和老挝语虚词 tō “在背面，在对面”（或称“报告目标”），在两方面都与西夏的 to 非常相近。
- ③ 另外，taṽ 还表达这样的意思^{[11]13}：
许可—— mang:-θwā:-taṽ 你可以走了！
不需—— ma-θwā:-hnang-taṽ 你不必去！
需要—— ne-pā-ōng-taṽ 请等一下！
足够—— tan-taṽ 停，够了！
- ④ 在暹罗语中，谓语动词后面的 dāi 意味着在动词前的“过去式虚词”，又见越南语的 dā “已经”和 ròi “完毕”，如：tôi đã làm rồi “我已经做完了”和 nói rồi, nói đi “他说完就走了”^{[19]22-23[20]21-22}。
- ⑤ 彝语（阿细方言）虚词 to³ 的用法看上去与汉语的“头”（t'ou, 古汉语 d'əu^[13]）相同，例如“木头”、“舌头”、“馒头”、“日头”等等。
- ⑥ “毕”字在古汉语读作 pjet, 在语源上有些像巴曼语的去式限定词 pī: [pi]。

参考文献：

- [1] R.N. Bonaparte. *Document de l'époque mongole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M]. Paris, 1895.
- [2] M.G. Morisse. Contribution préliminaire à l'étude de l'écriture et de la langue Si-hia [J]. *Mémoires présent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e l'institut de France*, 1^{re} série, tome XI, Paris 1904.
- [3] N.A. Nėvskij. *Tangutskaja filologija — Isslėdovanija i slovar'* [M]. Tom I, II, Moskau, 1960.
- [4] N.A.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Hsi-Hs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J].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Osaka, 1926.
- [5] F.W. Thomas. *Nam — 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M]. London, 1948.

- [6] A. Grünwedel. A Rōng-English Glossary [J] . *T'oung Pao*, 3, 1982.
- [7] J.J. Hospitalier. *Grammaire Laotienne* [M] . Paris, 1937.
- [8] Robert C. Stevenson, F.H. Everleth. *Judson's Burmese-English Dicyionary* [M] . Rangoon, 1953.
- [9] J.A. Stewart. *Manual of Colloquial Burmese* [M] . London, 1955.
- [10] J.E. Bridges. *The Burman Manual* [M] . London-Rangoon, 1906
- [11] Maung, Ba Din. *Self Help for Foreigners Aspiring to a Knowledge of the Burmese Language* [M] . Rangoon, 1928.
- [12] W.A.C.H. Dobson. *Late Archaic Chinese* [M] . Toronto, 1959.
- [13] B.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M] . Paris, 1923.
- [14] Kamil Sedláček, Zum Instrumentalsuffix hñang im Barmanischen und dang im Tibetischen [J] .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印刷中).
- [15] G.A. Brierson, Notes on Āhom [J] .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56, 1902.
- [16] G.A. Brierson, An Āhom Cosmogony with a translation and a vocabulary of the Āhom language [J]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
- [17] A. Liétard, Essai de dictionnaire lo-lo français, dialecte a-hi [J] . *T'oung Pao*, ser. 2, vol. 12 (1911).
- [18] A. Liétard, Notions de grammaire lo-lo (dialecte a-hi) [J] . *T'oung Pao*, ser. 2, vol. 12 (1911).
- [19] W. Trittel, Einführung in das Siamesische [M] . Berlin, 1930.
- [20] A. Dirr, *Theoretisch-praktisch Grammatik der annamitischen Sprache* [M] . Wien :A. Hartleben, 1894.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Tangut Function Words

Written by Kamil Sedláček,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Nie Hongyin

Abstract: The last masterpiece *Tangut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ritten by Nėvskij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n the Tangut research. There are six function words described in this book which could be found the appropriate 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elements in related languages. By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with the Tibetan-Burmese language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southern Asia could decide the six Tangut function words present the aspects of verbs or the cases of nouns originating from ancient Tibetan-Burmese languages even ancient Chinese-Tibetan languages. They could be reconstruct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by the means of several modern languages.

Keywords: Tangut language; function words; Tibetan-Burmese language; suffix; historical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魏淑霞)